

怀念——
记录·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线索征集:E-mail:www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(0531)85193207

怀念

活在两个世界的人

□路边

刘城阳曾经是让我最惶惑的一个人。

惶惑的第一个原因是他和媳妇非常不般配,第二个原因是别人结婚都是女方嫁给男方,而他却光明正大地嫁到了女方家里。最重要的一点是,女方的父母加他媳妇都是不太伶俐的人物,具体点说吧,如果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智力在90—130之间,那他媳妇和他丈人丈母娘的智力则基本在60—70之间。

结婚那天,刘城阳的媳妇表现得很好,紧紧握着刘城阳的手,一脸幸福。刘城阳高大英俊,气宇轩昂,比电影明星都有范儿,看恨了一圈围着的小媳妇大姑娘。真是痴人有痴福,这么好的小伙子成了人家的男人,不能说是羡慕了,心态再好的人,也觉得不配。

人心有时候很强大。二丫就这样被幸福强大着,在我们的注视中,牵了娶回家的夫君的手,走在全村人用目光铺成的道路上。

岂止是目光呢?还有各种各样的议论,大家都是满腹的疑惑。二丫全家在村里很少与人交往,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家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找了这么个出色的女婿。这样的议论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,充斥了全村的大街小巷、角角落落,甚至各家的炕头灶边。

二丫的父母也在门口看着女婿傻笑,亏了有人指点,他们才知道该怎么样迎接女婿的第一次改口,又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办,二丫的妈吓得想跑,大家抓住了她,这场闹哄哄的婚礼才继续办下去。

事后大家说,差别这么大,恐怕小两口难长久。

也有人说,真是没法说呢。

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中,终于理出一个头绪。刘城阳的父亲是个教师,“文革”中因为成分不好,回家务农。同样因为成分不好,没人愿意嫁给刘城阳,他因此“滞销”,等成分不太要紧的时候,二丫家终于对他敞开了大门,近三十岁的刘城阳,这才有机会嫁给了二十三岁的二丫。还有一个因素让这门婚姻得以成立,二丫是刘城阳的一个远亲。

原来成分不好啊——大家的疑惑终于被解开,太阳驱逐了乌云。人家二丫上数三代都是贫农,况且二丫那女子能出力,爱劳动,又年轻,嫁了个——不,是娶了个成分不好的帅小伙,是太配了。

是的,不只门当户对是般配,门都不当说不定也是般配。

他们结婚没几年,就分田到户了。二丫和她的父母天天赶着牛车上地里干活,很少能见到刘城阳出来。即便是到了大忙季节,刘城阳终于露面了,也不和二丫他们一起坐在马车上。

他骑着他的自行车上班。对,这个词不是我写错了,他真是一副上班的样子。衣服笔挺,里面还穿着白衬衣,脚上穿的不是我们这儿人人都穿的黄胶鞋,而是黑面白底的布鞋,跟宣传画上工人阶级一样的穿着。

扛着农具的,赶着牛车的,都赶紧给刘城阳让路。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潇洒地蹬着自行车逶迤而去,包括二丫和她的父母。

逝者档案



●姓名:刘城阳
●终年:36岁
●籍贯:山东省莱西市唐庄乡大森格庄村

二丫依旧很幸福,跟人交谈,一开口必定是“俺家的城阳……”

他们家城阳确实不简单。他跟收破烂的花了三元钱,买了个破柴油机,自己在家捣鼓了几天,竟然捣鼓活了,那破机器,放在河边竟然就抽上了水,周围邻居也都跟着沾了光。大家看到二丫都说她好福气,嫁了个这么聪明的女婿。

我只听到他们吵了一次架。那天脾气暴躁的二丫跟刘城阳吵架,说他不上地里干活,不是个男人。

刘城阳很不服气,说他天生不是上地里干活的料,上地里干不了活儿,不够丢人的。

二丫说上地里干活怎么丢人了?我天天上地,怎么丢人了?大家都去干活,怎么丢了人?

刘城阳看二丫理解不了他的意思,终于实话实说了,不是说劳动丢人,我是说我们在一起丢人。

这话二丫是听得懂的。

一个富农怎么还跟贫农这么说话啊,二丫岂会善罢甘休?果然,屋里传出了二丫的哭喊和刘城阳愤怒的吼声,他的吼声似虎啸似龙吟,很憋屈的样子,但是最后都归于了失声痛哭,就像从悬崖从地底流出的水,都归了大海一样。不同的是,隐约还有类似女人那样的哭诉,大多听不清,只听清了一句,说他活得窝囊,他的大学同学都有了好工作,在城里娶了女人……

我们这才知道,人家是读过大学的。后来消息被进一步完善,他在济南读的大学,因为成分不好,被学校开除了。好歹是读过大学的人啊,我们不禁对他刮目相看了。

读过大学的人终究不一样:二丫家的信特别多。村里的会计

常让我们喊二丫来拿信。二丫喜滋滋去拿了,就给刘城阳。刘城阳接信的时候,很高兴的样子,但是读完了信,就不高兴了,不但不理会二丫,任何人喊他他都烦,好像这个世界欠了他很大人情似的。

后来二丫摸透了这个规律,她接了信,就不给刘城阳了。二丫没有想到的是,刘城阳很多日子没接到信,怎么会觉察不到?于是,刘城阳跟踪了二丫。他看到二丫取了信件后,就朝野外跑。老远看到二丫弓着腰钻进了一条沟,然后,等看到她从沟里爬出来,她就打道回府了。

刘城阳赶紧找到了二丫跳进去的那条沟,在一堆突起的泥土中,找到了他两个多月来的信件。信件中,还有很多书籍。看着那些唯一维系着他同过去联系的信件和心爱的书籍,他抱头痛哭。那是冬天,风萧萧,严寒刺骨。刘城阳看了看灰蒙蒙的太阳,缩着头,往回走。

我跟刘城阳有过一次比较近的接触。那时候,他的孩子已经很大了。他似乎被二丫改造了很多,像许多农民一样,开始上地里干活了。还常常常用自行车带着二丫。本来很新的车子已经旧了。像他本人一样,从一个新崭崭的小伙,变成了一个胡子拉碴的农民。

他花了几百元,买了一辆从城市里淘汰下来的幸福250摩托车。买来的时候,是用拖拉机拖来的,车发动不了。

他买了本书,对照着,天天研究那辆破摩托。

很多天后,那车终于能发动了。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响,就常常回荡在村子的上空。

我忍不住去看。他总是很忙,忙着拆装,对着书,非常专心。但是他的心情很好,有时候,需要某个工具,就喊我一声。

后来,那破摩托终于能上路了。那是我们村甚至周围村的第一辆摩托车。刘城阳驾驶技术很差,常常就骑着钻进了草垛里。村里的老人们只要喊一声,刘城阳来了,保证马上从道路中间往两边倒着脚跑。

他们都说,这家伙比当年日本都吓人。

真的吓人,我就曾经看到刘城阳边骑着摩托边喊,都闪闪啊,没有刹车了。

没有刹车怎么办呢?刘城阳驾驶得非常快,我们觉得眼前闪过了一道红光,不及抬头,人和车已经钻进了老远处的沟里。

终于有一天,刘城阳骑着摩托钻进了汽车的车轱辘底下,完成了自己的轮回。

那时候,我已经读中学了,对刘城阳当年的心境有了些了解,悲哀之余,也知道刘城阳终于解脱了。

其实,他从进我们村,直到死,都没有从他的世界里走出来。他的精神始终生活在自己的国度里,而肉体则在凡尘中煎熬。但是精神怎么能完全脱离开肉体呢?所以他其实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。从那个世界中体会到的高尚和温馨,这个世界加倍以更痛苦的方式回报给他。

他的心灵没有疆界,又都是疆界,他就在这两个世界中遨游。游得非常痛苦,游得心力交瘁。

两兄弟的火车

□海江河

哥哥车祸康复期转到了武警医院,我到那里看望哥哥时,意外遇到了两个老乡。他们是兄弟俩,弟弟也是因为车祸进了医院,由于父母都老了,所以兄长留在医院照顾弟弟。

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,何况是同病相怜。

“你们在医院多久了?”

“六年了。”

“六年?”我很震惊,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,说他弟弟能好起来?要好应该早就好了呀。他弟弟能说能笑,只是走不了路。聊了一会儿,我发现他弟弟的记忆力惊人地差,一分钟前说的事,一分钟后就忘记。也记不得人,除了他哥哥。

我把病房安排到了他们的隔壁,也好互相有个照应。半夜,我听到哥哥和弟弟的对话:“哥,什么时候下车,别忘了喊我起来。”“知道了。”这样的对话,一晚上至少有五次。

第二天我问起此事,他哥哥告诉我,弟弟是在六年前春节回家的时候被车撞的,那时候他刚下火车不久,所以醒来后一直以为自己还是在火车上。

白天,哥哥和弟弟整天呆在病房里,哥哥说弟弟很胆小,只要一分钟见不到他就会急。我无法想象,一个人在医院里一呆就是六年是什么感受。

我能看出哥哥心里的烦躁。这不能怪他,一个正当壮年的男人却整天呆在医院里倒屎倒尿,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折磨啊。

我问哥哥有没有结婚,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:“这六年都在医院里,哪里还能谈恋爱啊。”哥哥总是趁弟弟睡着的时候,默默地踱到外面抽一口烟。他刚刚来医院的时候,应该是25岁左右,他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都耗在了这个医院。

这天,弟弟吃了药,睡得很沉。他哥哥找了我,说:“你

去不去逛街?我带你去。”

我们兴冲冲地出发了。从医院里走出来的感觉真好。他兴奋地说,他要去买件衣服,很久没有买件新衣服了。因为是没完成的开发区,很荒凉,过一条河才有东西卖。我们乘船过去,那只是一条很小的商业街,也就十几家商铺。他却来来回回逛了好几趟,埋怨那里的衣服都太贵。最后他买了一只烧鸡,说他们兄弟俩从小就好这口。我也买了一些吃的。

准备往回走的时候,哥哥看着手表惊呼:“4点了,弟弟一定醒了。”

我们飞快地往回跑,到了江边发现船停在岸边,但是开船的人没在。哥哥急了,扯开喉咙喊:“开船的呢?”旁边商店的老板娘说那个人已经回家吃晚饭去了,一个多小时之后才能回来。

哥哥急得团团转,我安慰他:“你弟弟醒来,医生会照顾他的。”

哥哥说了一句:“他会害怕的。”说着就开始脱衣服。

我惊呼:“你干吗?”“我游过去。”我拉住他:“你会冻死的。”“不要紧。”他挣脱了我的手就跳了下去。天哪,正是冬天啊!只见他把衣服和烧鸡都顶在头上,一点一点向对岸游去。直到他上了岸,我才松了一口气。他在面向我挥着手,一边穿衣服,一边向医院方向跑去。

我呆呆地坐在河边等开船的人,想着刚才的情景,余悸未消。两个小时后,我回到医院,看到哥哥已经换了衣服,坐在床上看弟弟吃烧鸡。

弟弟好像哭了很久,一边抽噎一边吃烧鸡。“哥,我以为你先下车了呢!”

“怎么会呢?下车我一定会喊你一起的。”

弟弟点了点头:“那我们大概要什么时候下车?”

哥哥肯定地说:“明天,明天就到了。”

我转过头去,泪流满面。明天,是什么时候?这条路真长,一坐就是六年,不知还有多长。

爱到深处心卑微

□苗君甫

带孩子回家,跟母亲说我要下厨露一手,便把正学步的孩子交给母亲照看。

等我在厨房做完饭菜出来,正听见孩子哭得撕心裂肺,小脸上全是眼泪,再看母亲,一脸的不安和愧疚,一个劲儿地向我解释:“我扶她走路没扶好,她就一下子摔倒地上了,我真是没用,连个孩子都看不好了……”

心里突然生出心疼,并不是因为孩子摔倒了,让我心疼的是我的母亲,她看起来那么不安,甚至是那么卑微,好像让孩子摔了一跤,就是犯了天大的错一样。

我赶紧跟母亲说:“没事,摔了就摔了嘛,小孩子怎么可能不摔倒的呢?”

我的话并没有让母亲释怀,她一直说:“我怎么就这么不中用呢?”我不知道怎么安慰母亲,正如我不知道如何面对母亲那么卑微的表情。

想起一位朋友,盼了好久终于做了母亲,孩子一岁多一点,已经断奶,每天吃饭,她都要追着喂,一口一个“宝宝乖,吃一口”,我见过她喂孩子吃饭的样子,也是一脸卑微的表情。说起这事,朋友很无奈:“没办法,我这孩子对奶粉过敏,吃饭又不好

好吃,你说不喂她,营养怎么跟得上呢?”

朋友一脸卑微的表情,也让我心疼,做了母亲,会满心满眼都是孩子,自己精心准备的菜肴,希望她多吃一口,哪怕只是一口,因为那饭里,载着母亲的深情。

想起我的父亲。我们按揭买了房,银行打电话让去办理还月供的卡,无意中让父亲听到了电话内容。父亲也是一脸的卑微,赔着小心说:“姐儿,都怪你爹不中用,没有那么多钱,要不然你就不用月供了!”我赶紧安慰父亲说:“现在有几个人买房,能一下子把房款全部付清的?月供多好,正好省得我乱花钱!”父亲还是一脸卑微:“是你爹没本事啊!”我听得心里泛酸,难受得无法言语,父亲卑微的表情,刺痛了我的心。

想来这世间,最卑微的心该是父母的心了吧,因为爱到深处心卑微。正因为对孩子毫无保留、倾尽所有的爱,才让他们有了最卑微的心,担心孩子吃得不够多,担心对孩子照顾得不够好,担心对孩子奉献得不够多,而我们所能做的,也只有好好疼爱我们的父母亲,也让他们知道,在我们心里,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父母,给我们的是最完美的爱。